

吴仲华◎著

小说·散文集

昨夜星辰

人老了，总爱回忆旧事，用诗是无法表现的，只好借助散文小说才能记录下来。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基本上在《中国作家网》上发表过，有的在省内外纸质报刊上发表，作为献给我古稀之年的一份寿礼。



团结出版社

昨夜星辰

吴仲华 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夜星辰 / 吴仲华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 6

(潇湘风影 / 张艾子主编)

ISBN 978-7-5126-5033-6

I. ①昨… II. ①吴…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0286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普林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济南普林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8

字 数: 198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 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033-6

定 价: 198.00 元 (全9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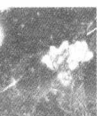
小 说

老调解·····	3
老庚·····	9
老抠·····	14
老牛筋·····	18
老光棍·····	22
老处女·····	29
老酒仙·····	34

散 文

《喷泉集》、《娄山新花》及《喷泉》诗报的编辑始末·····	41
东北行散章（5章）·····	45
古韵山西（6章）·····	54
诗乡轶闻趣事（6章）·····	65
“中国诗乡”绥阳作家诗人方阵（2章）·····	75
诗歌的多样化浅谈·····	82
行走大西北（3章）·····	84
淡淡的幽香浓浓的诗情·····	94
文化与生活漫谈·····	97

小说创作浅谈·····	104
抹不去的记忆（3章）·····	107
平铺直叙也是诗·····	119
深思熟虑诗出奇·····	121
七仙女游“山海迷宫”·····	124
守护好诗乡这棵大树 ——写在《中国诗乡》创刊十年之际·····	127
他用诗的语言讲述故事 ——读秦永刚诗集《黎明走进生活》·····	129
序徐驰诗集《立秋、立秋》·····	132
用女性人格魅力去改变贫穷的典范 ——读文青中篇小说《光棍村派来女书记》有感·····	136
用心剪裁诗出新·····	139
在三五三二厂修路的日子·····	141
大猪惹麻烦暴露众生相 ——评文青中篇小说《好大两头猪》·····	144
独斟独酌诗味浓·····	146
河北行二题（2章）·····	148
内蒙行·····	154
我的文学梦·····	162
后记·····	166



昨夜星辰



小

说



老调解

公鸡刚刚啼鸣头道，这夜半三更的，电话铃“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正与妻子搂抱的蒋和气被吵醒了，他拿起话筒，电话那边传来了急促的话声：“喂，喂，你是蒋和气领导吗？”“我是，我是，你有啥事？慢慢说。”

“我是余山，村工业园区建设，要迁我奶奶的坟墓，今天凌晨动迁，下寨组的黄横牛带一批人来不准迁。”

“他为啥不准迁？”

“王横牛说，这个祖坟里是他的奶奶，迁坟的补偿费，有他的一份。……”

蒋和气听完叙述后，脑子一片空白，喃喃自语道：“这个年头，竟然有争祖坟的。”

于是，蒋和气给妻子说了一声：“我走了，上寨组的组长余山家为迁坟出事了，我作为村的调解干部，去看看。”他顺手拿着放在枕边的电筒，披上外衣，就出门了。

蒋和气向出事地点的荒山坡走去，走在这熟悉的路上，脑子里那些几多抹不去的故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这些年来，上上下下百十户人家，凡是扯皮撩鸡的事，都是他调解的。这家鸡啄了那家的菜；那棵树遮了这家土；女儿不听父母话，女婿不孝敬岳父母；爷爷管不好孙子，孙子不愿读书……等等，都离不开蒋和气，一系列维护农村稳定，和睦

相处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蒋和气都是尽心尽职的，对得起上面发给的微薄的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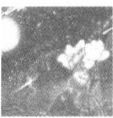
蒋和气象行走在这条荆棘丛生的山径上，猫头鹰“咕咕”的叫着。他想，在大集体的岁月里，各类矛盾没有现在多，乡邻间没有土地纠纷，最多是工分的多少，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田边地角扯皮，乃至男女同工不同酬，勿论怎样复杂的问题，只要蒋和气一到，就喜笑颜开的化干戈为玉帛，他也乐得一个“老调解”的美誉。

他用电筒在山路上照了照，一切都是夜的沉静，月亮已偏西，但很温馨，诠释着黎明前的无限美好。他默默地思维着，这些年人们为啥变得如此烦躁。哪个地方搞开发，哪个地方就矛盾纠纷不断。前天刚调解完结婚多年的女儿，回家找哥哥嫂嫂，弟弟弟媳要土地补偿费，昨天又去调解儿子不给父母土地补偿费，今天更奇了怪了，遇到这个争祖坟的大难题。蒋和气面对黑黢黢的大山狂吼：“国家搞开发，迁坟就迁坟，谁的祖宗谁晓得，你们何必给钱呢？”

他这一声大吼，惊动了四野，那回声也如雷鸣：“迁坟就迁坟，何必给钱呢？”

说句实在话，蒋和气干了多年的调解工作，他明白几多道理。他知道近些年发生的乡邻间、亲朋间、父子间，同胞兄弟姐妹间的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亲情淡薄之事都是钱在作怪。凡逢调解，他都作好充分准备，让人心服口服。

记得有两户乡邻为宅基地扯皮，从村里告到县里，领导多次出面，总是这不生肌，那不告口，为檐口边的一尺地，互不相让，老调解蒋和气给村支书拍着胸膛说：“我去，准行！”村支书说：“你不要表态，那是老大难问题，调解好不容易哟。”蒋和气斩钉截铁地说：“我自有办法。任何矛盾纠纷，只要一碗水端平，



昨夜星辰

不站边，不优亲厚友，人世间没有摆不平的事。”

他来到两户争宅基地的人家，把当事双方喊到一起，一边坐一个，他在中间，以防相互争吵而冲动，发生动手动脚。先让两人各自陈述理由，甲户说：“这檐水沟一尺地是我家的，从来都是我家屋檐水滴落的地界。”乙户说：“这一尺地是我家的，每年掏沟疏水都是我在干，他家没掏过一次。再说，我掏沟时，他也没阻止过。”老调解听完了以后，仿佛觉得两家都有各自的道理。甲户是屋檐水滴界之理，乙户是管理之理，谁对谁错，很难理清。

“今天，在解决你们纠纷之前，我先给你们念一首古诗。”老调解清了清嗓子：“千里休书为堵墙，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而今哪见秦始皇？”他念完诗后，讲起了故事：“这是很遥远的一个典故，两家为争墙修房，互不相让，其中一家有人在县城当官，于是休书一封搬权压人，谁知这是一个清廉之官，并不支持本家，反而写诗一首，劝其家人相让，从此两家不争不吵不闹，各退三尺，合好如初，挨邻相伴几十年。”

故事讲得入情入理，仿佛很真实，一点虚构情节都没有。甲户和乙户听完事故，沉默着，甲看看乙，乙看看甲，铁青着的脸变红润了，皱着的眉毛舒展开了，那一双攥着的拳头也散了。老调解顺势利导：“你们的上一代都是好邻居，下一代的孩子们也在院子里捉猫猫，玩家家，追逐嬉耍，何必又为这一尺檐沟遮住脸呢。”他接着又说：“我今天来给你们划个中心线，各让三尺，留个排水的沟，共同得利，你们看行不？”甲户乙户同时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说：“行，就按你说的办！”

老调解想着想着已到了荒山坡，杂草丛生的坟堆边，两拨人对峙着，只听余山大声的吼着：“年年春节给奶奶点灯上亮，

你们来过一回吗？这次政府补助了钱，你们却跳了出来，钱把眼睛打瞎了……简直叫不要脸……”黄横牛把手中的铁锹往地上使劲杵了一下，比余山的声音大一倍：“谁的眼睛被钱打瞎了？这个坟里面睡着的就是我的奶奶，是生我父亲的妈？”

“你有证据吗？”余山怒目圆瞪。

“啥证据？我爷爷一辈子没讨老婆，上村下村的老一代人都知道。”黄横牛有些激动。

“我要的是证据，这坟里的人是你奶奶。”余山得理不饶人，硬是要黄家人拿出证据。

“证据，证据”。黄横牛唠叨着：“我父亲临终前向我们交待，生他的就是这个坟里的人，养他的是我爷爷，我爹是爷爷从河滩边捡来的。”

“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余山已经到了歇嘶底里的狂吼，吼得四围山林卷起林涛。

老调解站到坟头，他招呼余、黄两家不要争砂，轻言细语的说：“不就是迁个坟吗，几千元的补偿又赚不到几个钱，先生费、人工费、占地费、伙食费、香烛费、冥钱费一开销，所剩无几了，你们说是不是？”

余山开口说：“争权争利的人多，从来没有见过争祖坟的。还不是为了几个补偿钱。老调解呀，这个事蹊跷得很。”

“争祖坟，谁争祖坟？”黄横牛又把铁锹狠狠杵了一下：“这里面睡的就是我奶奶，今天谁也不能动！”

老调解眼看两家有可能动干戈，大声对他们说：“一耙屎雍着不臭，你们硬要掏开是不是？”

余山，黄横牛惊诧着，几乎是同时开口：“老调解，蒋爷爷，刚才说的话是啥意思哟？”

“没啥意思。”老调解回忆起四十多年前一个深秋的夜晚，

村委会主任，也就是黄横牛的爷爷，从公社开会回家，路过黑岭岗时，碰见一个妇女吃酒醉卧在石滩上，他走进一看，是本村的余寡妇，于是将她背起往回家的路上行走。上坡、下坎、过河，一抖一颤的不知什么时候，这个女人的裤子已抖脱到膝盖，正好路边有一草杆树，他也十分累了，放下她歇一会，他仔细一打量，白皙的两腿中间，毛茸茸的玉户，两个乳房丰满，随着呼吸一耸一耸的，惹得主任欲火难奈，他扯来稻草垫上，将这个到手的女人轻轻的安放在谷草铺上，把她干了……正当这时，老调解从河那边调解夫妻闹离婚回家，听到蟋蟋嗦嗦的稻草发出的声音，黑灰灰的一个人影骑在什么东西上，一伸一缩的，他用电筒一晃，认清了这个男人和那男人胯下的女人，由于男人死了，借酒解愁，被他捡了一个便宜。第二年，她生了一个男婴，由于“寡妇门前是非多，”她将男婴遗弃在河滩边，恰巧被村主任薅秧回家洗脚时，捡回家抚养成人，当然就跟村主任姓黄了。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呀！”老调解回过神来，巡视了一番后说：“时间不早了，天快亮了，你们也不要争吵了，听我一句劝，余山家负责出土地和挖坑，黄横牛家负责出劳力掏坟捡骨头，按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天亮前完成迁坟的所有工作。”

“补助钱归谁？”余山、黄横牛同时发问。

“我看这样办。”老调解很自信的说：“坟掏开后，将你们奶奶的头发取出几根，用白布包好交给我，明天我去找相关单位进行DNA鉴定，比对出来后，按比例分补偿款。但，这DNA鉴定是高科技，至少要5000元，你们各家出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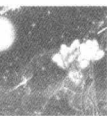
“哎，还要我们出鉴定费。”

“不出鉴定费行吗？我要用充分的证据证明你们有几根头发姓余，有几根头发姓黄，还你奶奶和你们一个清白。”

余家和黄家的人都愣住了。

坟还是按时迁了，没有争吵，出力的出力，出钱的出钱，挂在西边的月儿，偷着乐。

2015.7.28



昨夜星辰

老 庚

老庚是我家乡对同年出生的人的亲热称谓，并不等于儿时的伙伴，也可以说是儿时伙伴中最亲近的几个人。

我的故乡寨子很小，十多户人家，散居在一个黄土堡周边，同年出生的还有两个伙伴，我们仨就是这个寨子的老庚。我们一起上山打柴，上树掏鸟蛋、捣鸟窝；我们一起下河捉王八，网鱼捞虾；我们偷偷摸摸去摘乡邻家的杏梨桃李，经常被长辈们追赶怒骂。

我们仨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亥年出生的，属猪，老一代的人都说：“猪年出生的人有福气”。自家的父母听了这话后十分自信和得意，沾沾自喜，梦里笑醒好几回。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学习，千万不要落后那两个老庚哟，为本家和寨子争光。你们都是属猪的，看谁将来本事大”。说句实在话，在农村，在乡间，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笋子出林高过母”，比上一辈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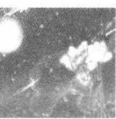
小学毕业以后，我们仨老庚考入初中，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父母的懈怠，老庚B从逃学到最后放弃上学，在家与其它没上学的小伙伴们抓鱼捞虾捉鸟，享受另一种乐趣。有一个星期天，B抓来几只鱼鳅，约上我和C，在田坝一起烧了美餐了一顿。A说：“这个年头，读书有啥用，填饱肚皮才是真的”。我和C笑着说：“你讲的这个道理也许是对的。我们也不想去上学，

但父母逼着我们，不去，屁股要挨棍棍”。我们仨边吃边嬉戏，三双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他，被烧烤的鱼鳅美味熏醉了，笑声撒落四野。

时间流逝，三年一刹那，我与C初中毕业了。C老庚考上省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我考上中师，因患“九子羊”病而未入愿回乡干农业。儿时玩得最要好的三个老庚，一个到省城，两个在乡下，只有学校放假才聚在一起，又因年龄已进入青春期，要帮家里干事，基本上是聚少离多。

我仨老庚基本上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结婚成家的。有一年，已在省城工作的C回家探望父母，正遇B的妻子生孩子，于是B就将孩子寄拜给C当干儿子，讨个吉利将来有个在省城工作的干爹照看，B和C都很乐意这干亲之事，乡邻们都认为B的眼光看得远，有头脑。C后来在省城的一个群团组织当财务科长，B的那个孩子已在省城读大学，但，从未去拜访过干爹，干爹也从未去看望过干儿子。记得有一年，已当上村支书的B去省城出公差，顺行去探望C，他和村里另外几个干部找到了C，其意思是干亲叙叙旧，谈谈村里的变化，回味儿时的喜怒哀乐，“亲不亲，故乡人”吗。当敲开C的办公室门时，C茫然了，想了多半天才想起B是谁了，B觉得很尴尬，没有叫坐，没有装烟，没有倒水，更没有招呼说：“我们吃顿便饭吧。”这件事后来传到乡邻们耳朵里，把C的可爱的儿时形象传歪了，传丑了。也许是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久了把人情味熬淡了，下里巴人怎能与阳春白雪比美呢！

我和B一直住在乡下的寨子里，尽管我后来在县城当上了公务员，但我与C的关系处得很好，相互帮衬着干一些公事或私事。那一年，国家实施农村饮水“渴望工程”，我所在单位负责这项工程，村支书的B找到我，我就与局长们商量，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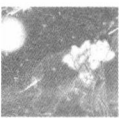
昨夜星辰

先在我村搞试点，实际上我所在村吃水确实困难，得到局长的支持后，更是将该项目在B村实施，当年获得效益，用上自来水的村民们欢欣鼓舞，村里做了面锦旗送给单位，B的村支部评为县里的先进，让B高兴了一阵子，连任支书，一直到60岁才退居。

C老庚在省城工作期间，由于他母亲、兄长还在我们乡下，逢年过节他回到故乡，爱到我家串门，拉拉家常。他的口音已变了，不是普通话，满嘴省城口音，口头多了“日你妈”几个字，与他摆龙头阵很不舒服。他一张口“日你妈吃饭没有？”“日你妈喝酒不？”“日你妈上街云玩不？”仿佛把妈的生殖器挂在嘴上，听后很不是滋味，我不多说，只有沉默，巴心不得他早日离开我家。他也看出了我并不待见他，嘴上又改不了口，后来就很少来我家串门，谁和他搭话，都被他辱骂，真的是少见，怎么在省城学会这污秽的口腔呢？

我因公去过一次省城，当时还带着妻子。那是一个夏天，吃罢晚餐后在旅社院里闲逛，宿舍还没有空调，消消暑气，正好碰上C，他认出我们：“你们两口子是那天到省城的？”当然那三个口头禅依然是带在打招呼的前面的。我向C解释后，他说：“走，到我家坐坐，我家离这儿不远，几分钟时间就到。”我们只好客听主安排，随C去了他家。

C住在一楼，房子很宽敞，只是年代久远，显得陈旧一些。我们在客厅里坐下，他给我们沏上茶，说：“这是从湄潭弄来的上等炒青茶，清明节前采摘的”。我品了一口，确实很清香，我说：“我还没有喝过这样的好茶呢，都是喝的家乡产的棒棒茶，也叫老鹰茶。”他说：“老庚呀，不瞒你说，我供职的这个单位很不错，就我家的开支而言，除了买点新鲜蔬菜以外，其余的油、米、面、土特产乃至床上用品、衣裤之类都是一些企业



昨夜星辰

主动贡献的。”我有点半信半疑，一双眼睛盯着他，我爱人也盯着他，嘴巴张得大大的。

C看出了我们的置疑，他也毫不掩饰地接着对我们说：“我说的都是实情，上个星期我去一个州检查工作，那里有个涤纶厂，生产毯子、毡子、床单、被套、枕头之类，给我们去的每个人送了全套”。他走进里屋，将得到的贡品拿出来我们看，并介绍着：“这是茶叶，这是香烟，这是茅台……”我打断了他的话：“你家三口人，这么东西，你受用不完咋办呀？”他乐滋滋的说：“岳父家、舅子家、姨夫家分别给一些，有些发霉的糕点、糖果、茶叶就甩到垃圾箱里。”我很惊诧，C家两位兄长还住在我们乡下，家境不好，他大哥生着病，你多余的东西为啥不给兄长们呢？百思不得其解。该休息的时间到了，我们向C告辞，顺便问了一句：“我们明天回家，你有东西带给你兄长吗？”他沉思片刻：“算了，没什么好带的，以后再说吧”。我和妻子走在回旅馆的路上，一边唠叨，胸中五味杂陈。

那年，我们仨老庚满花甲，我和C退休了，C从省城回到家乡，由我坐东在县城河边的“豆花鸡火锅店”订一个大锅，我们三人从下午五点半开始就餐，边吃边聊到十二点，话题很广泛，从儿时的光腚聊到现时的西装牛仔，从吃“三糙饭”聊到现时吃肉都腻了，从勤俭节约聊到奢糜成风，从为民服务聊到滥用职权，从优良传统聊到道德沦丧……我们喝的是本地杨梅泡的包谷酒，当过村支书的B说：“我一直在农村，儿子还算争气，大学毕业后在省城郊区一个县当县级领导，就是你的干儿子……”B的话触动了C的神经，他没有回决，岔开话题：“还是你好啊，下一代争气，我就不行罗，儿子不听话，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家里条件好，他当混混，吸上毒，再多的钱也不够他用啊……怪我们老的找钱太多，教子无方哟！”他后